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清文頴卷二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王頒修

皇清文頴卷二十一

跋

書朱子五朝名臣言行錄後

果毅親王允禮

朱子所編五朝名臣言行錄其事與辭皆取之並世人所撰次汎覽之若無以異人及究其所以勸懲之義然後知非有道有德者莫能裁也趙中令之謀國功莫並

馬而其忮害貪冒之私弗諱也王荆公之誤國毒民甚矣而内行之修弗遺也至議差役則非司馬温公而是章惇葢過以功覆則啓才士以恣睢之心瑜以瑕掩則名虧者將怠於善大賢也而一眚之不隱大奸也而一言之當必錄然後君子益自嚴而小人不甘於暴棄其他平列嘉言善行者雖多而指要類如此夫據事直書而善惡細大表裏畢見惟春秋為然故韓子稱為謹嚴下此記事記言莫良於左史而左氏是非多蔽於俗論

故病其浮誇而文中子推史記為實錄然觀其儕衛霍於佞倖而進朱家郭解為賢豪則亦不能無激於意氣之偏而失其實矣朱子法春秋作通鑑綱目義例其徒承而修之雖未能盡合經意而所發諸史之蔽實多是編乃手訂也其有得於謹嚴之義宜矣用此知記事與言亦非有道有德者莫能任也

御製葡萄詩跋

誠隱郡王允祉

葡萄出自西域傳於漢史咏於唐詩至今傳為盛事然張騫閒關萬里僅得種以歸我

國家威德遠播四海歸仁哈密國者版圖之最近者耳入貢葡萄至有十種

至尊既賜儒臣賦詩紀事

親灑宸翰賜及臣祉捧讀之下豈徒

奎章璀璨雲漢為昭抑以見我

國家懷柔之廣喜起之休遠超於前古矣謹為之頌曰
西域佳種漢世初傳
皇仁廣被萬國
堯天飛潛動植獻瑞呈鮮不寶遠物所寶惟賢
恩頒碩彥璧耀珠聯
天章揮灑鳳翥鸞騫永言瞻仰夙夜敬虔
明良交泰輝煌簡編

御製文集恭跋

張英

臣英竊聞文者載道之器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法道法其最著者莫如欽明濬哲勤儉智勇肅雍敬勝後之人得因其所傳以遡其所存而知其德之盛者則惟賴乎典謨誓誥風雅之文炳日星而爛雲漢也欽惟

皇帝陛下宗二帝之心傳躋三王之治理海寓光天之下罔不率俾景運隆祚覃固麗鴻

萬幾聽覽之暇輙著為古今諸體文章詩什積時既久

編為若干卷臣伏而讀之有言性道之文焉危微精一經綸參贊皆探其源而抉其祕直以聖心之所緼蓄者發而為文遠而洙泗近而濂洛關閩無不同體而共貫也有言政事之文焉明作惇大百度維熙休戚痌瘝萬物一體直以聖政之所敷錫者發而爲文其中正宏備則周官立政之遺軌也有兩宫祝頌家庭賤奏之文焉立敬立愛純誠篤厚合萬

國之歡以天下爲養無非
聖孝之所流而不能自已者也有誡勉臣下之文焉勞
來匡直扶奬誘掖使咸入於君子之域則放勲之所以
教也有流覽景物抒寫性情之文焉則對時育物涵濡
萬類昭蘇羣品如造化之亭毒凡飛潛動植之微無不
暢遂於其際也惟如是故不事雕鏤纂組而自然𩔖炳
蔚皇若斯之盛譬諸天地之景星慶雲滄溟岱華光華
屹峙亘古及今極天下之至文豈有能逾之者哉臣侍

從左右伏覩
聖人之學博而無所不該而必以六經為根柢故
聖製諸篇窮極高深得易之奥典重鴻碩得書之大渟
泓縕籍得詩之厚褒貶謹嚴得春秋之法條理暢達得
禮之序又從而博綜諸史穿貫百家而指歸不外乎是
以經學為文章固宜乎文之璺炳爾皇而不可尚也猗
歟盛哉臣英不揣固陋敢拜手稽首而敬識於簡末

御製夏日登景山詩跋後　　張英

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一日

皇上以幾務之暇偶幸景山命臣英臣士奇侍從

上攬轡登景山之巔周覽四郊俯視宮闕東望薊門西

眺桑乾烟樹蒼深河流浩淼近在指顧之間

天顏怡暢二臣咸得寓目焉時則禾稼被野方待優渥

之澤俄而雲起西麓雨過龍樓

聖心顧而悅之

御製詩一章有時雨將來之句詩中之所謂
君臣同樂者蓋有樂乎此也臣自蒙
恩入侍
禁庭
天章雲漢時得而捧讀之大約篇什之中必以四海八
荒為念蒼生赤子為心上述
祖德躬展孝思憫農事之艱難勞征人之況瘁揆諸古
昔虞帝喜起之歌武王户牖之銘其曷加焉故雖一豫

一遊一篇一詠而心不忘乎百姓如此則凡觸乎
聖衷而發爲
睿藻者皆於此可類覩矣豈獨光麗日星聲諧金石足
以超往牒而軼前軌哉七月十八日
上御迎凉之殿揮灑
宸翰書此詩以賜二臣楷法精嚴龍翔鳳峙此希世之
鴻寶二臣何敢私焉敬勒之貞石以明
聖心之所在獨重民時亦以幸二臣之榮遇千古不多

見而愧汗惶悚之不能自已也

御書千字文跋

陳廷敬

臣惟書稱堯文思舜文明禹文命昔者史臣將紀一代之至德至道大經大法必先首稱曰文文綦重矣而伏羲龍書神農穗書黄帝雲書爰自三皇已崇書道書綦重矣我

皇上宏帝王之治統闡神聖之心傳天文覃敷

御書昭賁紹隆皇古濟美唐虞盛哉弗可及已臣嘗見

萬幾餘閒手不釋書煒煌

聖製煜曜斯文良由天縱生知加以時敏典學故盛德
日新大業丕顯如斯其至也若夫
親御翰墨旬月所書數踰萬幅祕府之藏充函屬棟時
蒙
賜賚臣工鴻寶流傳光被天壤矣至
御書千文真行草書已有數種各極其妙頃
示臨米芾千文仙毫結字奎藻聯篇如日月星辰之麗
於天而高莫能窮焉如嶽鎮海瀆之奠於地而厚莫可

極焉臣等前所謂體勢則經天緯地風采則出聖入神也璧合珠連龍翔鳳翥八文六義應手從心運闔闢之樞機用文章之矩矱高掩東晉直轢襄陽臣等前所謂無美不臻靡法不備者也神完氣足幾動天隨儼然太乙下觀自有百靈潛衛臣等前所謂千言長幅立刻揮成自始至終無一懈筆也遂以是卜聖祚之遐昌慶嵩齡於億萬凡此賚賜之實洵為遭遇之隆臣等前請撫勒貞珉恭綴跋語荷蒙俯允敢布愚忱臣廷敬不勝瞻

仰荣幸之至

御書後跋　陳廷敬

臣伏覩我

皇上聖神御極勤政典學文治光昭聲教遐訖粤稽往古載籍所稱若斯之盛者其在唐虞之際乎尚書稱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稱舜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曰明曰文紀其盛德之彰著者也曰欽曰恭紀其盛德之積於内而立其本者也故凡推而行之大經大法舉而措之一事一物罔不由是我

皇上紹執中之統闡精一之傳見於政治而發為文章者洵已恢二帝之鴻綱冠百王而首出矣至若燕閒之頃親書冊灑翰墨凝神穆清天行日晶下飾萬物規橅往昔獨運

宸衷則依然聖學之心傳也昔人謂書者心畫柳公權告唐宗曰心正則筆正而程子有言作字須敬即此是學自昔賢臣大儒莫不以書道為心法所關故其大要亦惟以敬為本是則敬者聖學之本原萬事之根柢也

臣在

内直一日見

手勅示諸臣曰人非敬則百事無成雖百工技藝之末非敬亦無以自立況立身行已之大乎大哉

聖言此堯之欽明允恭舜之温恭允塞也自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執中者敬也舜之命禹益以三言而申堯之説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一者敬也厥後成湯懋昭大徳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

制心皆敬也而仲虺之告湯曰慎厥終惟其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慎也欽也皆敬也周公之稱文王曰於緝熙敬止武王之告康叔曰惟文王之敬忌又曰敬勝怠者吉則是二帝三王無不以敬為相傳之心法者彰彰其如是也今日者光天之下至於海隅

聖文

聖書靡弗照被萬邦黎獻悚息仰觀僉曰

聖人在上煥乎文章抑知有所原本而然與臣謹奉

恩賜

聖書恭摹勒石因推言主敬之義紀於簡末盖臣所曾

見於

黼扆之前用以傳示子孫垂之永久臣不任榮幸之至

起居注冊後跋

陳廷敬

伏覩

皇上仁愛生民勤勞庶政彌歷年歲罔有間息至誠感孚天人協應以故頃年以來驅除禍亂奠乂烝黎所向奏功今年十月逆渠授首滇南大定封疆萬里灌燧銷烽措天下於袵席之安數職貢於車書之會盡天所覆悉享悉臣武功燀赫超踰往古此雖决策廟堂信威域外將士恪秉成命集此大勲而揆其所以制勝之由實

皆本於
皇上憂勤惕厲仁民愛物之一心故受捷之日有慼容
而無喜色羣工請上尊號至於再四而謙讓彌堅至德
益廣珥筆之臣執簡備書與有光耀至若泣祚迄今嚴
郊祀事
兩宮謹天戒急賑恤慎刑獄以惜民命重文學以興士
風優禮儒賢好問好察歲所冊記無虛日曠時皆班班
可考匪有文飾而臣獨謂征伐之功由於仁民勤政之

所致者蓋惟仁者無敵於天下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其在唐虞君臣相戒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保治戡亂其道同也孰謂武功耆定非仁民勤政所由致哉繼自今

皇上益思上天所以輔德之意答下民所以懷惠之心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慎而加之以兢業使美實光輝日新歲益書之典冊垂休無窮至於萬世永為法則其不亦偉與

御賜詩恭跋

陳廷敬

康熙戊午秋七月臣廷敬奉

詔於

大内修書臣英臣士竒以其夏日侍從登景山

御賜詩示臣廷敬臣拜手言曰嗚乎盛哉此有虞氏喜起之歌也二臣何以致此臣歷觀自古帝王功德著於當時聲名稱於後世者必其君臣之閒有魚水之歡無濶絶之迹至於文學論思之臣尤引而近之相與賡歌

褒以篇什所以示寵異通孚感而禮賢重道也三代以
降惟唐之文皇宋之太宗為最著我
皇上誕縱聖能虛懷善下優遇儒臣超軼唐宋以來之
英君誼辟而
宸章睿翰天光昭回絢釆神霄下被萬物洵卓絶前古
矣今伏覩
聖製穆穆焉洋洋焉既曰君臣同樂而又曰時雨將來
盖其相得益章誠即明良喜起之義而所謂綢繆未雨

丁寧誠儆之旨未嘗不寓其中二臣宜何如為報哉是宜鑱諸金石與典謨訓誥之文傳之無極英士奇俾臣識於後謹盥沐書焉是歲九月甲子臣廷敬恭跋

起居注書後　　徐乾學

伏惟

皇上御極之二十一年逆孽削平王師奏凱偃息兵革修明禮樂天人合應書軌齊同宇内樂康天下寧一四民遵業萬類蕃滋二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威已無不加德已無不被皇哉唐哉此至治極盛之象也乃

皇上親詣奉天

陵寢昭告成功思
祖宗創業之由溯王氣發祥之始
車駕所至赦罪蠲租萬姓顒顒欣欣無不銜戴
聖澤至於
聽政御講寒暑無間懼開臣僚燕安之漸申戒再三期
於天工無曠百職修舉賞功與能簡賢出滯小善不癈
片言是褒諸如治河理漕恤兵愛民尤惓惓致意當此
永清耆定益為久安長治之圖誠有書之即可傳垂之

皆可法者雖堯咨舜儆亦莫能過而豈區區漢之文景
唐之貞觀所可仿彿萬一者歟臣等備員珥筆日從侍
直之餘仰瞻
天表飫聞
聖謨竊謂於
皇上法
祖勤民之至意似與中外臣工僅從用人行政諸大端
窺見

如天之度者稍為加詳焉而媿不能一一記之於冊也

夫致治之道曰誠曰一誠則久而不息一則貞而不雜

皇上好生之德浹於幽遐可謂誠矣兢業萬幾始終無

間可謂一矣君心之所係即政治所以久而無斁書曰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於此謹執簡屏營而書於

後

恭跋

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後　　張廷玉

康熙五十一年六月臣等恭注

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仰見

皇上聖學崇深含經味道純粹以精發為詩歌上繼雅頌囊括百家臣等學識弇陋管窺蠡測未能宣揚盛美

茲蒙

恩諭俾得附名簡末且喜且愧不容於心欽惟我

皇上聲教覃敷極天所覆盡入版籍要荒之外率同畿甸自

京師東北行羣峰迴合清流縈繞至熱河而形勢融結蔚然深秀古稱西北山川多雄奇東南多幽曲兹地實兼美焉蓋造化靈淑特鍾於此前代威德不能遠孚人跡罕至

皇上時廵過此見而異之念此地舊無居人闢為離宫無侵民田廬之害又去

京師至近章奏朝發夕至綜理萬幾與
宮中無異乃相其岡原發其榛莽凡所營構皆因巖壑
天然之妙開林滁澗不采不斲工費省約而綺綰繡錯
烟景萬狀標其尤者凡三十有六清涼爽塏於夏為宜
每至盛暑則奉
皇太后駐蹕焉泉甘土沃居此逾時
聖容豐裕精神益健蓋
皇上憂勞萬民德合於天故天特開靈境以待

皇上之遊息也臣等忝列侍從時
賜讌遊諸景皆嘗目擊而莫能摹寫及伏讀
御製詩則林泉蒼靄一一湧現於胸中蓋此地之景乃
天地山川自然之氣所發著非
皇上化工之筆莫能傳也而臣等尤有厚幸者伏讀
御製避暑山莊記及諸詩奉
慈闈則徵寢門問膳之誠憑臺榭則見茅茨不剪之意
觀溉種則念稼穡之艱難覽花蒔則驗陰陽之氣候玩

禽魚則思萬物之咸若凡讀者因詩以求諸景之勝豈獨未見者如親歷哉即
皇上敬天勤民與覆載同流之氣象可以昭示天下萬世永永無極矣

恭跋

日知薈說　　張廷玉

在昔三代聖王之治皆由學而成凡散見於詩書者其根源可尋繹而見也漢唐以後明哲仁厚之君非無性資之高求治之切者而終無以躋於三代之隆蓋由學焉而未探其根源故所以濬其知者不能深而致於行者不能篤耳我

皇上徇齊敦敏夙承

世宗憲皇帝之教自問寢視膳而外耳目心志一用之於學而他無閒焉故於五經四子之書早洞見其根源而叅考漢唐宋元諸儒之義疏以折衷於至當循是以觀諸史其治亂安危之幾無微不察也循是以慎取百家之言其出入離合淺深之數無隱不燭也循是以懸衡人物推極事理皆灼知獨見而無匿情用是發為文章言髙而旨逺理達而氣昌得心應手俄頃立就而迥出於前賢思議之表臣廷玉奉

先帝恩命簡侍講讀十有餘年實親見焉曩者彙集衆
體爲樂善堂文鈔既承
命而爲之序近復别擇論辯之文二百六十條爲日知
薈說仍
命臣跋之伏見
皇上繼序以來凡見諸政教者一準乎天理而應乎人
心之不言而同然是以數月之中近自邦畿達於海隅
山陬莫不欣欣然若時雨之沃其心陽春之被其體盖

我
皇上好古敏求日有孜孜以致其知者既深且固故今之宵衣旰食以行所知者篤實充周時措咸宜由是以往法天行健恒久不已則德化所成直比隆於三代豈惟遠過漢唐而已哉臣廷玉讀是編而為天下臣民慶者彌厚且遠焉微特依日月之光挂名簡末而與有榮施也

日知薈說跋

鄂爾泰

孔子大學一書用傳古聖王明德新民之道其所從入以致知為始事而誠意次之蓋未有意不誠而能修齊治平一以貫之者也未有知之不極其至而意能誠者也見於經傳者至湯武君臣始相與言學高宗成王尤勉勉焉湯武上聖而孟子以為反之蓋聖學之難純如此然非謂性之者遂無所為學也觀堯舜禹相傳所以審辨於危微之介者非致知之學乎所以致精致一以

守其中者非誠意之學乎臣鄂爾泰獲侍
皇上講誦於今五年矣曩者嘗承
命序樂善堂文鈔其義藴之深閎風格之高古有目者
共識而臣竊觀我
皇上鎔經液史所以究興衰治亂之根源察邪正是非
之幽渺者皆不襲前賢之緒論而必求自得於心又時
就所言反求諸身私慶
聖心實能以致知誠意之學體驗於

當躬而重為四海生民幸也
御極以來動應民志實政實心惓乎天下用能以數月之中俾老幼賢愚皆忻忻然自得於遐荒萬里之外近者
幾務餘暇復自擇論辨之文前集所未載者為日知薈說
命臣等各綴跋語而
御製序文謂錄此以驗諸行事伏念我

皇上今茲治教之日興乃曩者典學致知之明效也而猶不忘素學時以自體察又設誠於内而致行之之大驗也夫湯武以堯舜為必可學故能為湯武高宗成王以湯武為必可學故能為高宗成王以

聖性之高明

聖學之淵粹而加以

聖心之誠一三代聖王之治將復見於今矣臣少倫宿衛未暇殫心載籍謹就所夙聞於經書者達其愚悃言

之不文而以承

寵命為愧而已

樂善堂全集跋

張廷玉

臣聞文以載道而道本于身故必實能明道而文始可貴必實能身體而道始能明我

皇上躬濬哲之姿夙承

庭訓緝熙光明聖學淵茂臣自雍正元年蒙

世宗憲皇帝恩命得侍

左右于今十有餘年伏睹我

皇上稽古邀修研精經術于六經四子之書儒先之緒

論諸史之成蹟博觀約取剖晰精微舉天人性命之理政治之所從出皆得其大本大源之所在寒暑晨夕矻孜孜融洽貫穿與道大適故發之於文日新富有麟炳爾皇充溢緗帙曩者

親定樂善堂文鈔十有四卷臣既承

命而敬序之矣

御極以來勅幾清宴乃合前後所著選定編次為

樂善堂全集臣受而讀之其義藴之宏深則經緯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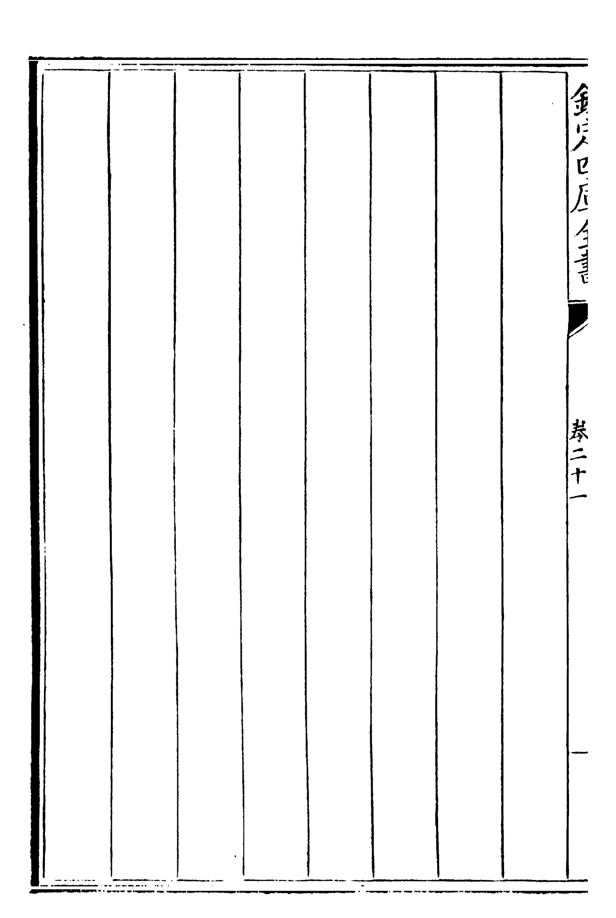
無乎不包其辭藻之贍博則鎔鑄古今無乎不備仰泰岱而知衆山之卑觀河海而知行潦之細誦聖言而知百家衆説之凡淺巍巍乎煌煌乎洵宇宙之鉅觀也臣仰惟

皇上聖學高深固非擬議所及而竊謂其所以發而為至文者由道之藴積者深也夫道豈獨為文而已聖賢本是道而垂彝訓帝王體是道而成治功

皇上本皇極之敷言既已見諸行事中外欣欣文德誕

被矣而猶夙夜孜孜因言考行所謂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者誠在今日而是
編也天德王道合為一焉乾坤之容日月之光與詩書
相表裏而世為天下則又何疑哉臣校録之次伏讀
御製序文竊有以知
聖心之所存兹奉
命綴言簡末仰至文之炳蔚而拭目以觀至治之日升
海内臣民涵泳

聖澤偕登大道區區蠡測所及蓋不能自已云



樂善堂全集跋

福敏

臣福敏叨陪侍從諰廁細旃廣厦之間十有八年於此矣親見我

皇上以天縱之聰明殫日勤之學問自六經四子以及諸史百家無不登其堂入其室嚌其胾味其腴於道則宗二帝於法則統三王於學則承孔孟凡作為文章以及偶爾吟咏皆藹然以萬物為一體而與天地同流

御極以來以仁心布為仁政四方萬姓莫不喁喁向風

從欲丕變向也見之文章今也行之政事洵典謨之繼響雅頌之嗣音匪徒有其文確有其實也夫聖神之德作式萬邦今天下臣民皆以躬逢
聖世為至幸而臣不惟逢其盛且近其光不惟仰瞻
殿陛之閒而且侍從
左右積歲積時至於如此之久蓋視天下臣民為尤幸也臣聞傅說之告高宗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魏徵之告文皇曰始之非艱終之惟艱

皇上舉平日所常言無不見之於實政則其知生知其行安行行既與知一則終必與始一如天不已應地無疆斷可知矣臣又聞古人言禮樂之興俟以百年王者之仁要諸必世我

國家定鼎以來

列聖相承於今百年正禮樂大興之會而我

皇上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立之斯立動之斯和漸仁摩義捷於影響臣雖衰朽無能未克仰贊

高深猶得優游

禁籞曲沐

慈仁與海寓群黎共遊昇平盛世作為歌詩以詠王化之成豈非至幸中之尤幸也歟臣區區至愚不勝厚望焉

日知薈說跋

楊名時

臣謹稽在昔中天之世聿垂典謨之文其間執中一語舉心法治法一以貫之誠聖學之樞極王道之綱維也凡典謨中所紀欽天授時知人安民亮工熙績諸務何一不從執中流出者乎臣恭誦我

皇上御製日知薈說一編尋繹反復始獲稍窺端緒首言政事則自體元長人探治本以及治具於任賢儲材教養兵刑之屬一一提其領要而歸於謹德禮導和敬

以化成天下為之在優游而循其序持之在兢業而要諸久至哉言乎蔑有加矣繼論心性遡自於穆流行絪緼化醇之始暨人生而静感物而動之餘五行禀為五事五性達於五倫善復其初者在明善而固執主敬以存誠天人一理體用一原洵文簡而義該言近而指逺也至於闡發經學尤為剖晰精微開示明切獨得聖賢之心而不泥其辭善會古人之意而不襲其迹期於體之身心純粹而不雜措之治理溥徧而宜民披撿浮華

以見本根陶鑄百家以歸大雅從玆一道德而同風俗悉於經術之昌明決之矣若夫上下千餘年間美任賢從諫懲用佞剥民褒正直忠厚斥僉邪險僻崇敦本務實之圖破迂庸膚末之見悼仁賢之不究厥用惜明良之難以適逢望古慨然及身思見殆情激而懷長何識高而度遠布之邦國天下有不奉為千秋之寶鑑振古之鴻篇者乎抑臣由

皇言而仰窺

皇心蓋於執中之指不啻神相授而相稽矣外而發之政事内而緼之性情精而剖經義之異同大而鑑人倫之得失莫非本一中為體騐而灼見源流據一中為權衡而不爽毫髮者良由我

皇上天亶聰明遜志懋學以至德而凝至道正值我

國家重熙累洽之期行見海隅日出盡躋於風動時雍有不覺太和元氣洋溢於

宸章

睿藻閎矣臣不勝忻悚輙忘其弇鄙矢口而颺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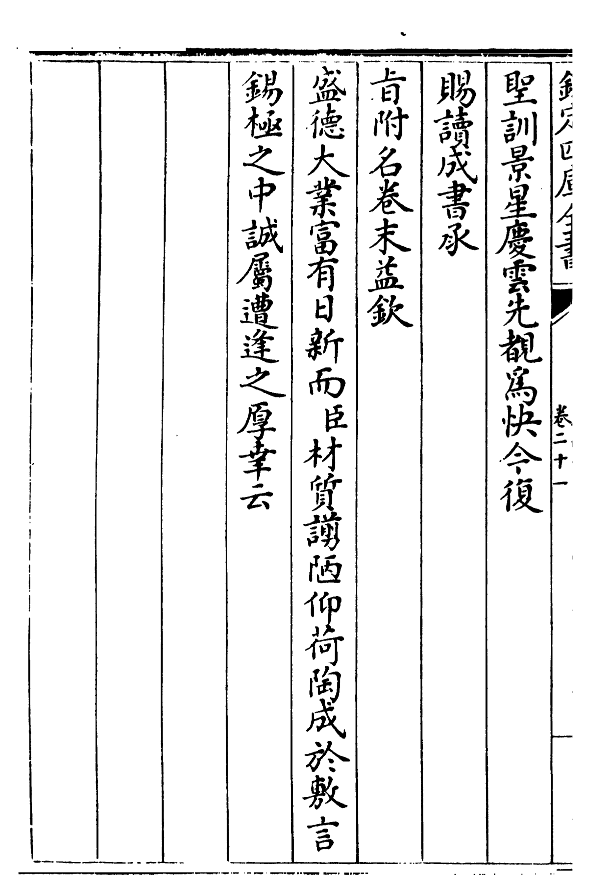
日知薈説跋　　　邵基

臣聞帝王之學必求端於天天以剛健中正運行不息而成歲功帝王法之精一執中懋昭厥德如禹之思日孜孜湯之聖敬日躋周成之日就月將悉皆遥接心源恢張治道而先天後天與時偕行以馴致久道化成之盛我

皇上纘承大統建極綏猷於用人行政阜民敦俗之方犂然各當蓋由夙遵

世宗憲皇帝庭訓遜敏敬修熟復六經四子之書旁及儒先之緒言諸史之義法靡不深探力索洞其根源故舉平日所藴蓄見諸治教體立用行與在昔聖帝明王若合符契臣自辛亥歲侍直內廷敬讀樂善堂文鈔廣大精微隱括道統嗣後詩賦古文日加裒積臣基親見皇上引筆洋洋千言立就而論說尤多自身心性命國

政民生以曁衡論古人一經研剖精義卓立星辰麗而
江河行玆以
萬幾餘暇親揀擇若干條定爲日知薈說夫日君象也
易曰日進無疆詩曰如日之升
皇上徇齊典學緝熙光明精神貫注於億萬斯年而朝
乾夕惕法天行健迪知而允蹈焉心源治道一以貫之
凡是書所載包含萬有囊括古今洵典謨之矩矱官禮
之菁華也臣就日近光早得霑沐



聖訓景星慶雲先覩爲快今復

賜讀成書承

旨附名卷末益欽

盛德大業富有日新而臣材質謭陋仰荷陶成於敷言

錫極之中誠屬遭逢之厚幸云

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恭跋　　汪由敦

臣等恭注

御製圓明園詩仰見

皇上聖性淵涵鈞陶萬有闔闢元化斡造物機星漢昭回日月糺縵臣等注輯之次如陟泰華而見雲霞峯㟧之奇秀泛溟渤而睹洪瀾瑰寶之瑋麗目眩心震莫能名言臣等竊惟周書無逸言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而大雅靈臺之篇盛稱其臺沼苑

囿禽魚馴獸之樂蓋惟有文王之勤乃以有文王之逸而文王之樂其樂固文王之緝熙光明穆穆不已於敬正如天道健行不息而四時行百物生鳶飛魚躍一化機之洋溢鼓盪而不自知也我

世宗憲皇帝葺

聖祖仁皇帝賜園以為豫遊臨御之所嘗

御製為記備述緣始

皇上因其舊而居之覯灑

天章敬為後記繼志述事後樂先憂

聖心所存昭示天下後世者既詳哉其言之矣

慈闈視膳之餘

萬幾聽覽之暇仰觀俯察暢洽

宸襟觸緒興懷形諸篇什爰仿

避暑山莊詩例標舉勝景分題繪圖序而咏之凡四十

篇臣等伏讀

御製後記有曰宫室服御得其宜適以養性而陶情失

其宜適以玩物而喪志大哉
王言夫豈惟宮室服御為然研聲律務博覽先儒亦以
為譏唯寓意於物而不為物役斯無入而不自得焉
皇上敬
天法
祖勤政愛民自
御極以至於今旰食宵衣念茲在茲未嘗稍釋偶有寄
託發為聲詩熏風晨露之歌天機盎溢非作意雕刻而

為之者然即是詩敬讀之臨殿宇則思
鴻業之克纘憑亭榭則思
儉德之貽謀閱農圃則思
教稼之遺規覽動植則思
裁培豢養之厚澤登眺攄寫挾藻揚葩何往非紹庭衣
德之
孝思對時育物之
聖意哉臣等弇陋膚末挂漏實多幸得挂名簡末敢推

聖天子緝熙敬止穆穆不已之德自然流露於詩者究極言之以志管窺蠡測之萬一云

御製盛京賦恭跋　　汪由敦

臣等伏蒙

皇上宣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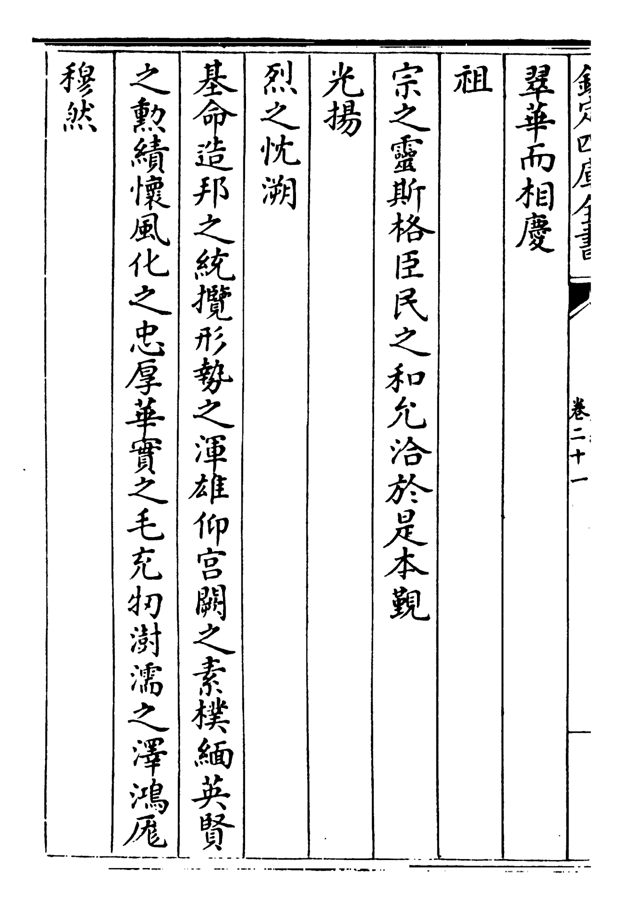
御製盛京賦三千三百餘言臣等依文輯注統若千萬言仰見

睿藻裔皇暉麗雲漢函宇宙綜古今炳典謨鎔圖籍自書契以來著作之府鴻章鉅篇未有盛於斯者也洪惟

我

皇清凝受寶命奠億萬載丕丕基肇迹神皋撫臨中夏
發祥流慶實始
盛京臣等竊嘗誦詩周文公召康公推述先王先公之
始基靖民自有邰漆沮皇澗過澗陟降原隰以至作豐
遷鎬築城度室之事皋門應門靈臺辟雍之宏規于耜
築場索綯祭韭執豕酌匏之故俗徽而松柏厲鍛周原
堇荼囿鹿潛魚備形於雅頌凡以明著祖德遐暢皇風
薦扶輿之嘉祉鞏繼序之永圖豈徒侈都邑之隱軫夸

陸海之膏腴鋪張眩矅藻賁觚翰云爾哉欽惟我
皇上纘
列聖之鴻緒際三登之景運修懿典邁舊京備
法駕奉
金輿罄歷載之積誠謁
橋山而展孝禮成肆覲會同有繹以燕以賚中外禔福
望幸之黎庶聞
和鑾而歡呼扶杖之耆老瞻


翠華而相慶
祖
宗之靈斯格臣民之和允洽於是本覲
光揚
烈之忱溯
基命造邦之統攬形勢之渾雄仰宮闕之素樸緬英賢之勲績懷風化之忠厚華實之毛充牣澍濡之澤鴻厖
穆然

遠念知夫天作帝省之勤所以孕虞育夏甄殷陶周者

厥有所自爰攄

寶墨撰

奎章忠若湧泉筆不停綴勒爲斯賦垂示無極乾坤之

容日月之光雲霞之采山海之藏覩化工而雕繢纂組

不足以爲色聞韶頀而鏗鏘考擊不足以爲聲彼研京

十年鍊都一紀者曾何足仰企萬一哉臣等徵金匱之

祕稽延閣之儲旁羅四庫綴緝二酉疏舉徵引多慙漏

畧附名簡末榮以爲愧

皇清文頴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清文頴卷二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程飛鵬

皇清文頴卷二十二

辨

三老五更辨

平郡王福彭

戴記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鄭註三老五更各一人乃年老更事而致仕者也蔡邕則以三老三人五更五人且以更作叟按古者養老之禮外饔掌割亨酒正共酒槀人共食羅氏共鳩方

其養也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其節文為甚繁使老更不止一人則天子所饋所酳者亦不勝其勞矣盖嘗觀鄉飲酒禮以年之冣尊者一人為賔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賔則天子養老亦必以年之冣尊者一人為三老次者為五更又次者為羣老無疑使一堂之上杖履雜遝祝哽祝噎前後紛如則禮無特尊心無專敬豈所以稱教孝弟之意乎考漢明帝時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安帝

時魯丕李充靈帝時袁逢皆嘗為三老魏高貴鄉公時以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後魏孝文時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後周武帝時亦嘗以于謹為三老雖其禮未必盡合乎古而歷代相沿老更之各一人彰彰明矣至陳氏禮書又謂建國必立三卿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不當為各一人矣按禮運三公在朝句上尚有宗祝在廟句老必有三豈宗祝亦有三乎今以三公三老對舉

其說似可據試連宗祝句讀之則三公自三三老自一不得以彼而例此也然則其以三五為名者何也據鄭註云取象三辰五星或曰三老知天地人之事五更知五行更代之事蓋皆不足深究云

春王正月辨

湯斌

聖人之書明白簡易而後儒推求過甚遂成不決之疑者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也註春秋者不下數十家置春王正月四字不論者固有之其以周改月兼改時者則漢孔安國鄭康成至明趙子常王陽明賀景瞻也以周改月不改時者則宋程伊川胡康侯至明劉文成也以周不改時兼不改月者則宋蔡仲默魏華父至明章本清也諸家引經據傳自以為確不可易而余則直以春

秋本文斷之而已矣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為建酉月故雨雪為非時若夏之十月建亥雨雪亦常耳何足書成公元年二月無冰此建丑月也若建卯月無冰又何異焉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如周不改月不改時麥苗何得至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十月菽已穫矣隕霜亦非失時如此之類甚衆更有可證者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此又改月改時之的據

也夫子特書曰王正月而左傳亦釋曰王周正月者葢明其為周天子之正月非夏之正月殷之正月也而又於二月三月亦繫之王見丑月為周之二月寅月為周之三月非同於殷正同於夏正也過此前代無以之為正者則亦不必書王以别之矣或曰四時之序夏正為善周公大聖人也以冬為春可乎曰陽明言之矣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陰生而秋始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

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何不可之有胡氏泥於冬之不可為春也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説以為孔子告顔淵以行夏之時此為見於行事之驗則又謬甚如胡氏之説周改月不改時是雖以子月為歳首而四時之序猶夫夏也以冬為春乃自孔子始以夏時冠周月非所以尊周以仲冬為孟春豈可謂行夏之時乎不夏不周之間孔子何以自處焉夫行夏時者師友平日論道之言所謂損

葢百王埀訓萬世者也春秋者聖人尊周室明王制之書也王制固未有大於正朔者孔子為當時諸侯強横大夫陪臣僭亂而作春秋乃首改周天子之正朔也恐聖人亦有所不敢矣或曰孟子不云乎春秋天子之事也庸何傷曰所謂天子之事者謂賞功討罪以明天子之法使諸侯不敢悖天子大夫不敢悖諸侯耳非必變易四時之序改本朝正朔而後為天子之事也胡氏以此為埀法後世吾恐法未可埀而先犯為下不倍之戒

矣且此亦空言耳烏在其為見諸行事之驗乎故周不改月則孔子必不敢以十一月為正月以十一月為正月則周之必改月可知也周不改時則孔子必不敢以周正月為春以周正月為春則周之必改時可知也曰豳風亦周詩也何以用夏正曰周之先世以農事開國后稷公劉以來固虞夏商之諸侯也為虞夏商之諸侯必用虞夏商之正朔且豳風述民事夏正為切而春秋明一王之大法尊周為重未可以為例也曰諸家引商

書元祀十有二月以為商不改月之証何歟曰書缺有
間矣商之時制固無從得而考要之不可以例周與其
雜引他書以釋春秋固不若即春秋以釋春秋也左氏
公羊穀梁皆周人也於此獨不加論焉亦以為不必論
也使當時以正月為冬而孔子獨書曰春三子能已於
言哉

儒吏廉吏辨

魏象樞

吏有辨乎曰有有之斯可為吏準矣準乎儒與廉而步之趨之於是指峩冠博帶稱說先王者曰此儒也指矯情鎮物飾名厲節者曰此廉也噫名所貴也而士所標也貴其名以立之標又安能禁天下之不依似而竊附哉夫辨吏者辨其心而已矣鳴琴單父絃歌武城者著矣自博士具官待問斌斌多文學之選於是通經學古之吏出焉拔葵燔機妻子不免饑寒者著矣自廉吏歲

計有餘食禄者不得與下民爭利於是奉法循理之吏出焉儒吏嘗見為廉遷吏稱臨淮守十餘人皆曰廉節稱轅固曰廉直稱倪寛曰廉智有以簠簋不飭坐者豈儒哉廉吏嘗學為儒范史稱魯恭清平曰化行稱卓茂恬淡曰樂道稱楊震清白曰好學有以簿書俗吏嗤者豈廉哉雖然儒以循為能而廉以才為用吏而循患不儒不患其不廉也吏而才患不廉不患其不儒也京兆桴鼓不鳴渤海劍刀自觧循吏事耳是豈盡失名譽者

潁川先教後罰零陵興利教儉才吏事耳是豈全暗經術者問其名則異考其實則同以絶不相蒙之跡求之絶不相戾之心所由異政而同治異治而同功也既其實不既其名則李斯之徒有吳公不亦廉乎張湯之後有安世不亦儒乎胡質父子之清異而廉有異乎柳公綽遠近之治殊而儒豈殊乎既其名不既其實則儒之名寛寛則近於通廉之名嚴嚴則疑於刻於是有儒而不廉者矣趙綰馬融以賄敗躬行安在乎有廉而不儒

者矣尹翁歸趙廣漢以强毅聞藴藉安有乎有儒而偽廉者矣公孫弘之布被以為詐發蒙不已有議乎有廉而偽儒者矣倪千乘之引經以為長者束濕不已有譏乎真則既其實偽則冐其名既其實儒與廉真也儒而廉廉而儒亦真也冐其名儒與廉偽也儒而廉廉而儒亦偽也綰墨綬效花城則庸可冐儒循不可冐儒飲貪泉棲介石則墨可冐廉才不可冐廉然而儒與廉之名實終亦不可冐大約儒可兼廉而廉不可兼儒其兼之

者既其實不既其名也何也儒者使人兩得者也平日澹泊寧靜洞悉乎天人之分際君民之大義皎然以廉隅自持求為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其於取舍得失經權是非之道見之也極明則守之也亦極固守之也極固則發之也必極從容而暇裕是故分一邑守一郡施一治著一書當時奉為蓍蔡後世誦為典章區區埋羊還魚之節終不可與儒等蓋儒者使人兩得者也漢儒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黄允史叔賔皆有盛

名郭泰覘其非真以為必敗王衍口不言錢而營三穴遂為天下蒼生之禍故數百年來以老莊冐儒者多矣若夫身列薦紳口談氣節薰心於利欲而道喪其廉恥名之不存安問其實此又在老莊之下不可以冐廉顧可以冐儒耶然則儒吏廉吏之辨亦辨其心而已矣

學術辨

陸隴其

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為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為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也性也者寓于心而非即心也先儒辨

之亦至明矣若夫禪也者則以知覺為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為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既以知覺為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為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為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

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即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即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横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㫖亦可睹矣充其説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于聖人之教未敢肆然决裂也則又為之説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為説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為是者果是而見為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為人倫

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為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静坐為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静則

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為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為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為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為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為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為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為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

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髙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黙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為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髙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為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為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

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於無生死之説則真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

班馬異同辨

徐乾學

臣聞史之為書體閎而義密事核而辭達采之博而擇之精如是之謂良史不繫乎文與質繁與簡也司馬遷之學本於父太史公談又負氣好奇登龍門探禹穴網羅異聞雜采六經世本國語國策諸書及諸子百家之說以成史記其文恣肆廣博綜括百代誠曠世杰出者也後漢蘭臺令史班固亦承父彪家學倣史遷為漢書發凡起例或芟或益華縟整贍爛乎一代之書此范蔚

宗陳壽以下所不能逮者矣然其間同異得失學者秉間抵隙指瑕攻堅紛紜未已宋倪思為班馬異同一書標其字句而臚列焉劉辰翁加以論斷至有明許相卿本其意作史漢方駕為之衡量而調劑其言皆有條理粲然備矣臣請得而辨之司馬遷項羽本紀載起兵時及鴻門事千載以下歷歷如見班固多從裁省似少脫畧矣高祖本紀亦然垓下之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諸語勃勃氣色而班固删之如此類甚多此班之不

逮馬者一也表者興亡理亂之大畧而固之表則猶譜牒也遷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為主故年經而國緯以觀天下之大勢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以觀一時之得失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下事為主以觀君臣之職分而固皆變其例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班固欲以整齊勝遷之詼譎如魯國諸生裒衣博帶言動規矩而彼大人者方遊埃壒之表其不同可知矣且其所謂整齊者亦有可論劉知幾謂神璽在

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
書莽傳之中此何以云也張湯之後有大司空純固以
純故不以湯為酷吏并杜周皆從末減歟此班之不逮
馬者一也更河渠曰溝洫夫溝洫非漢制而班以表其
書名實不相當矣易封禪曰郊祀而不載原廟薦享之
事宗廟迭毀之議毋乃太簡乎易平準曰食貨以弘羊
均輸罔民之術而比成周泉府之法毋乃刺謬乎此班
之不逮馬者一也更天官曰天文兩曜之運行羣星之

錯布非關漢朝一代之事古今人表自伏羲以來分為九品非係漢一代之人而八表中姓氏多荒唐悠謬或一人名字分列兩處此司馬氏所無也班之不逮馬者又一也昔者鄭樵為通志極斥班孟堅失於過刻劉知幾互有褒貶稍右班氏以為言皆精練可為史家祖述王充論衡則又確奉蘭臺以為作史之繩尺臣以為班之不逮司馬亦既較然矣而後代之史求如固者寥寥未之有聞蓋遷采諸書而自成遷之史固襲龍門而自

成固之書文質繁簡隨世遷流而千載作者之精神炯炯在簡冊者讀者深思而自得之不俟詞費也我

皇上右文治洽弘開史局臣之固陋欲竭涓埃以報萬分之一每覽前人之著作隨手之變難以辭逮枉承

明問流汗浹踵敬述其梗槩以獻

春王正月辨

李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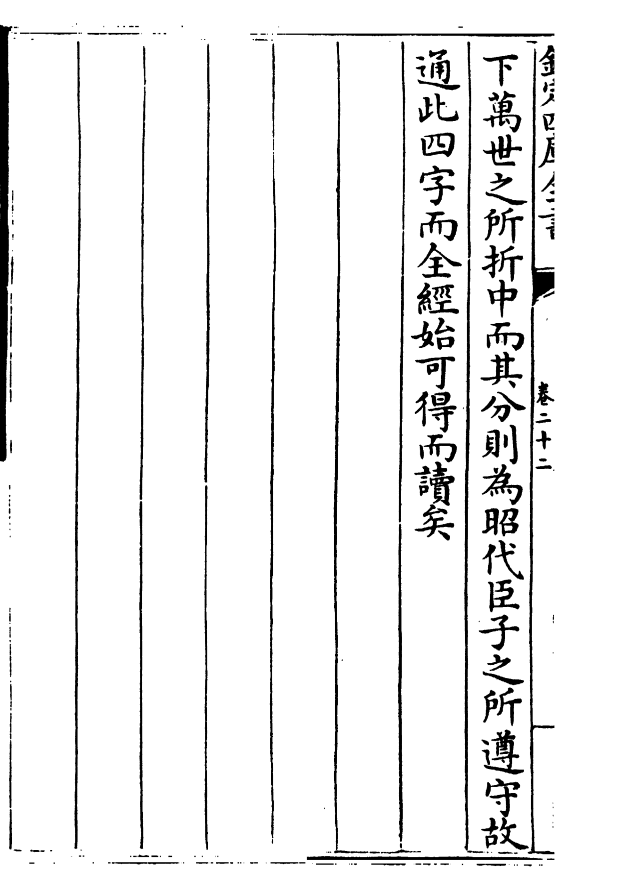
春秋夏周正之事自朱子不能決雖然此四字者不明則全經不可得而讀也釋而不思置而不講可乎哉蓋程子之說曰建子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意謂三代不改時而改正周之正月冬也而孔子系之春以寓行夏之志云爾胡文定祖其說而又引商秦之書以謂月亦不改此則朱子疑而辨之矣愚切思之則朱子所謂並行者是也不獨十二月數為周夏並行蓋四時之序

亦周夏並行也行周者以改正朔示革命故書時事須列國則用之行夏者以敬天時存古制故作禮樂垂憲章則用之豳風一詩有一日二日矣是周正也有七月九月矣又夏正也小雅之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是夏正也孟子之書十一月成杠十二月成梁又周正也此其月數並行之徵也周官冬日至圜丘夏日至方丘是夏時也泰誓十三年春大會孟津又周時也此其時序並行之徵也金縢秋大熟未穫說者以謂是夏之秋然

熟於酉戌者獨今南方稻田然耳若北地之黍稷則大熟未穫正在未申之月又何嫌其為周之秋乎由此觀之則與大會盟津者又一證也蓋泰誓金縢所謂書時事者也孔子春秋所書所謂頒列國者也用周制焉所以示革命而一正朔也周官祭祀所謂作禮樂者也豳風農桑所謂垂憲章者也兼夏制焉所以存古法而殷天時也呂氏月令固非經比然所述者多周典也此又周人之禮樂憲章不改乎夏之一證也孔子作春秋以

尊王而大一統故不獨月數不敢改乎周時序亦不敢改乎周也盖自周先王之頒列國者則然而孔子從而因之若曰周不以建子為春而孔子春之以寓吾行夏之志則不獨與尊王之意從周之語相悖且以建子為春是變夏時自夫子始也又何志之寓乎然則孔子之書此也遂無意乎哉曰有之夫月王之月也則時亦王之時也今於月而系以王明乎王朔可得而改也於時而不系以王明乎天時不可得而移也王朔可得而改

則從周之義可見天時不可得而移則行夏之志又可知以王正正天下此一經之名分所以定也以天道正王道此一經之大義所以起也故孔子之言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及其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子思之贊孔子曰吾從周曰憲章文武又曰祖述堯舜考諸三王而不謬周子亦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然其志雖寓而事則不可亂其實其義雖明而詞則不可失其體其道雖為天


下萬世之所折中而其分則為昭代臣子之所遵守故通此四字而全經始可得而讀矣

風雅頌辨

陳遷鶴

詩三百篇曰風曰雅曰頌其部分區別由來久矣然而著訓既殊彰義亦别有示人以可疑者衛武公一人之身而傳詩有三淇澳美於風賓之初筵載於小雅抑登於大雅公劉興王之什而别類有二七月之詩豳風詠之篤公劉之詩大雅歌之二雅及頌皆揚先王之功德也雖其文辭或重而繁或與以簡而小之大之雅之頌之亦安見其所以然也哉曰其説先儒嘗辨之盖有事

有體有聲而三者分焉何謂事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言成功而告神明謂之頌故先儒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功德之形容也此其以事而分者也何謂體風者諷也援物剴事而不直言之也雅則直言之而有典有則者也頌則直而不偪曲而不屈如季札所述且以為節有度守有序者也先儒曰詩體既定後有作者各從其舊依小雅體而作者附

小雅之末為變小雅焉依大雅體而作者附大雅之末為變大雅焉邶鄘衛以下之為風魯之為頌猶是也此其因體而分者也何謂聲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太師辨體以叶聲故可以聽聲得情而知其本意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聽聲而知之也鹿鳴之三以燕賓客文王之三以享元侯升歌清廟以舞大武不獨取其詞義蓋聲各有攸宜也雅不係周而頌係周者孔子加之以別商魯更以明周之聲與商不同此又因聲而

分者也夫詩之教宏矣先王以正人倫成教化美風俗極而至於動天地感鬼神皆於詩乎取之夫其取之必有以合之也記云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人之歌詩必問所宜况乎格神祇安賓客來遠人致動物而有不從其類哉昔孔子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未得所者事違而體紊體紊而聲乖而風雅頌無辨也得其所者詩

協乎事事協乎體體協乎聲而雅與風頌與雅皆有分也三百篇具存依類以求次第可見不然部分區别之不辨而何以悟其意達其敎耶

皇清文穎卷二十二